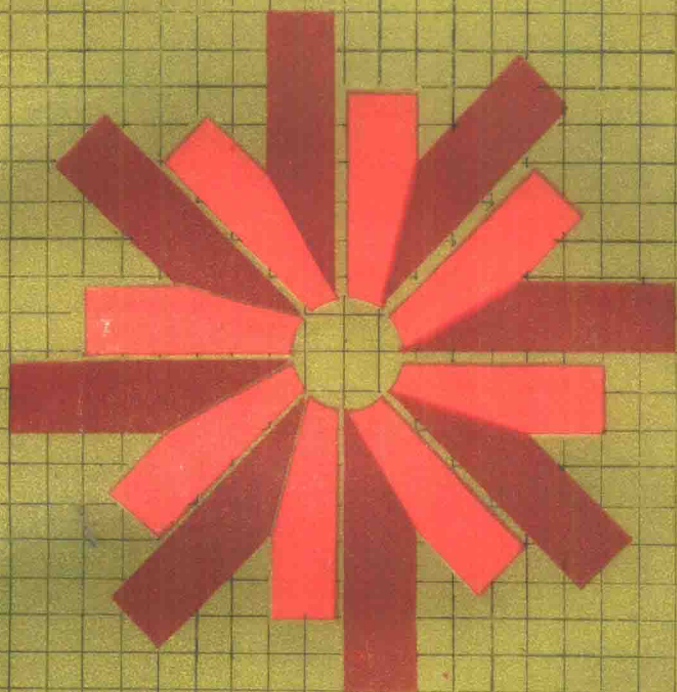




张湘霓 徐志刚 徐玉坤

民主 问题 纵横谈

民主问题纵横谈

张湘霓 徐志刚 徐玉坤

民主问题纵横谈

张湘霓 徐志刚 徐王坤

责任编辑 新刚

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河南省新安县印刷厂印刷

河南省新华书店发行

787×1092毫米 32开本 6.5印张 130千字

1986年7月第1版 1986年7月第1次印刷

印数：1—2,000册

统一书号 3105·487 定价0.96元

封面设计

顾晓枫

定 統
价 书
〇 号
· 三
九 · 一
六 · 〇
元 五
八
七

(A) 14-17

目 录

- 何物民主
 - 谈民主的涵义及实质…………… 1
- 人类社会前进的轨迹
 - 谈民主的演变与发展…………… 24
- 从巴黎公社到中华人民共和国
 - 谈人类历史上最高类型的民主…………… 52
- “专政就意味着消灭民主”吗？
 - 谈民主与专政…………… 67
- 民主不是一盘散沙
 - 谈民主与集中…………… 79
- 莫让“霸王别姬”的悲剧重演
 - 谈民主与专断…………… 91
- 何以“吃三鲋没能长一智”
 - 谈民主与社会主义经济…………… 102
- 政通人和，百废俱兴
 - 谈民主与文明…………… 111
- 通向民族团结繁荣的桥梁
 - 谈民主与民族问题…………… 125

- 从漫画《要叫公仆，不要叫老爷》说开去
 - 谈国家主人与人民公仆 135
- “栽树与乘凉”的启示
 - 谈权利和义务 146
- 由海外游子回国定居引起的联想
 - 谈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民主 156
- 从“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谈起
 - 谈改革和完善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 168
- 让民主的春风吹遍各个领域
 - 谈把民主扩展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 182
- 发展社会主义民主的必由之路
 - 谈民主的制度化法律化 193

何物民主

——谈民主的涵义及实质

大好头颅拚一掷，

太空追攫国民魂。

这是曾经参加过著名的广州黄花岗起义的民主革命志士赵声的两句诗。数百年来，从欧罗巴到北美，从亚细亚到阿非利加，民主的声浪，犹如洪钟巨响，撞击着无数人的心扉；民主的潮流，有若狂飙巨澜，席卷全球，震撼大千。世界各国的志士仁人，几乎毫无例外地都把民主视为一种圣物，一种无比珍贵的理想，热情地讴歌她，向往她，追求她，为她演出了一幕幕令人感泣的雄壮的活剧，为她贡献出了无量的头颅和鲜血。

远的不谈，且就今日之中国来说，在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神州大地终于埋葬了林彪、“四人帮”的封建法西斯专制之后，十亿中国人民不也正以空前高涨的热情和毅力，在为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民主而努力奋斗着吗！

人们想民主，盼民主，争民主，可“民主”二字究为何物？她到底有几种涵义？她的实质或核心又是什么？她是一

种手段抑或一种目的？……这些问题可能并不是所有热爱民主、礼赞民主的人们都很了然的。在这本关于宣传民主的小册子里，我们就想首先和读者朋友们一起，讨论一下这些问题。

从德先生和赛先生说起

说到民主，不少读者自然而然地便会想起我国五四时期名噪一时的“德先生”和“赛先生”。

七十多年前，中国人民通过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的统治，结束了我国二千多年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派通过当时的参议院制定了中国近代第一部资产阶级宪法——《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临时约法以根本大法的形式规定：“中华民国之主权，属于国民全体”，“中华民国人民，一律平等”。于是乎当时许多人便以为：“从此帝制永不留存于中国之内，民国目的亦已达到。”有的甚至还盲目地欢呼：“今革命之事毕矣！”但是，实际上，由于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和妥协性，由于辛亥革命并未从根本上触动繁殖和滋养整个封建专制主义机体的社会基础，革命果实很快就被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走狗袁世凯篡夺了。从袁氏窃国到五四运动爆发，短短六、七年时间，不仅帝国主义列强对中国的侵略步步加深，而且洪宪称帝、张勋复辟、黎段争权、南北对立等丑剧接踵而至，各派军阀“拥兵纵乱，毁法残民，无恶不作，无罪不备”，人民“于共

和国体之下，备受专制政治之痛苦”（陈独秀：《吾人最后之觉悟》），所谓的“中华民国”，实际上只剩下了一个空招牌。正如孙中山后来所说的，其时“夫去一满洲之专制，转生出无数强盗之专制，其为毒之烈，较前尤甚。”与此同时，中国封建顽固势力还公开打出了尊孔复古和天命鬼神之类的黑旗，孔道会、灵学会等组织纷纷出现，‘鬼神迷信之说到处泛滥，许多地方公开设坛扶乩，祭天显圣，胡说什么“鬼神之说不张，国家之命遂促”，把诺大一个中国一时间闹得乌烟瘴气。

正是针对这种情况，中国一批先进的革命知识分子，高举反帝反封建的大旗，响亮地提出了拥护“德先生”和“赛先生”（当时所谓“德先生”——德莫克拉西，其实就是英文“民主”一词的音译，“赛先生”——赛因斯，其实就是英文“科学”一词的音译）的战斗口号，和专制与迷信势力展开了一场规模空前的大搏斗。如当年陈独秀在驳斥那些恶毒攻击非难《新青年》杂志的反动势力时就曾明确宣告：“追本溯源，本志同人本来无罪，只因为拥护那德莫克拉西（Democracy）和赛因斯（Science）两位先生，才犯了这几条滔天的大罪。”然“西洋人因为拥护德、赛两先生，闹了多少事，流了多少血……我们现在认定，只有这两位先生可以救治中国政治上、道德上、学术上、思想上一切的黑暗。若因为拥护这两位先生，一切政府的压迫，社会的攻击笑骂，就是断头流血，都不推辞。”（陈独秀：《本志罪案之答辩书》，《新青年》第6卷第1号）

五四时期，中国的先进分子对于民主的内容和意义等，曾经作过大量宣传，有过许多深刻的论述。他们明确指出：所谓民主，不是别的，就是“弃数千年相传之官僚的、专制的个人政治，而易以自由的、自治的国民政治”（陈独秀：《吾人最后之觉悟》），是以“惟民主义为其精神、代议制度为其形质”的大多数人的政治。他们针对那种“治理中国永久之政策，舍专制必无适宜之体”之类的疯狂叫嚣，旗帜鲜明地指出：封建君主专制制度乃是压抑中国人民的意志和创造精神，造成中国长期停滞落后的根本原因，是中国“亡国灭种之病根”，非坚决去之而不可。他们不仅以斩钉截铁的语言强调：“民与君不两立，自由与专制不并存，是故君主生则国民死，专制活则自由亡。”（李大钊：《民彝与政治》）而且振聋发聩般大声疾呼：“今犹有敢播专制之余烬，起君主之篝火者”，实为“国家之叛逆，国民之公敌”，对于这帮祸国殃民之徒，无论其打着何种招牌，都必须“诛其人，火其书，殄灭其丑类，摧拉其根株，无所姑息，不稍优容，永绝其萌，勿使滋蔓。”（同上）表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彻底的反封建精神。

尤为难能可贵的是，五四时期的中国民主革命的先驱者们，在经过“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之后，不仅以更加勇猛的姿态向封建专制主义势力发起了攻击，而且还迅速地突破了一般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局限，进一步提出了争取“庶民的民主”、“劳工的民主”即无产阶级民主的战斗口号。他们当时已经认识到：“普通所

说的平民政治，不是真正的平民政治，乃是中产阶级的平民政治。”（李大钊：《由平民政治到工人政治》）“如今二十世纪的德谟克拉西，乃是被征服的新兴无产劳动阶级，因为自身的共同利害，对于征服阶级的财产工商阶级要求权力的旗帜。”（陈独秀：《告北京劳动界》）他们甚至在那时就已经以十分明确的语言向人们指出：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乃是实现真正的民主即“庶民的民主”、“劳工的民主”的必由之路——因为“若不经阶级战争，若不经劳动阶级占领权力阶级地位底时代，德谟克拉西必然是资产阶级底专有物。”（陈独秀：《谈政治》）这些民主革命的先驱者们所以能够达到这样的认识，显然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宇宙观作为观察民主与国家问题的工具的结果。

当然，中国人民争取民主的斗争，并不是仅仅从五四前后关于德、赛两先生即民主与科学问题的论争才开始的。早在法国启蒙思想家卢梭的《民约论》出版之前几十年，中国明清之际的启蒙思想家黄宗羲和唐甄等人就曾从市民阶级的利益和愿望出发，在他们的著述中猛烈抨击了封建君主专制制度，把专制君主视为“屠毒天下之肝脑”、“敲剥天下之骨髓”的“天下之大害者”，认为君主不仅是人不是神，而且应是人民的公仆，主张实行“虚君制”下的责任内阁制（类似近代资本主义国家的君主立宪制度）。鸦片战争后，从林则徐、魏源到洪秀全，从早期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王韬、马建忠、郑观应到戊戌变法运动的代表人物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严复，以至到辛亥革命的旗手、伟大的革命先行者孙中山，

中国的先进分子追求民主、争取民主的斗争，几乎是一浪紧接一浪，从来也不曾停止过。不过，由于当时时代的局限和上述先进人物的阶级局限，无论是“虚君制”和西方的君主立宪方案也好，或是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的方案也好，最终都证明在中国是行不通的。而继他们之后的五四前后关于民主与科学的论争的巨大意义，不仅在于它是一次规模空前、影响深远的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不仅在于它给了绵延数千年之久的中国封建专制主义思想一次致命的打击，而且由于在这次论争中马克思主义逐渐传入中国，一批先进的中国人民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中国工人阶级也开始走上了政治舞台，终于揭开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序幕，使中国人民争取民主的斗争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民主有几种涵义

“民主”一词，尽管人们经常说，经常用，但对它所包涵的意义的理解却往往不同。这原因不是别的，就在于它实际上是一个多义词而非单义词。

在我国古代典籍中，“民主”一词屡见不鲜，但通常都是指的“民之主”一类的意思。例如《尚书·多方》中曾载有“天惟时求民主，乃大降显休命于成汤”的话，《左传·襄公三十一年》和《三国志·吴·锺离牧传》中分别有“赵孟将死矣，其语偷，不似民主”和“仆为民主，当以法率下”一类的句子。这里面的“民主”二字，均是指的国君或百

姓“父母官”之类的民之主宰者、民之治理者的意思。它和我们现今通常所说的“民主”一词，可以说是风马牛不相及的。

那么，就我们今天一般所讲的“民主”概念来看，它究竟有哪几种主要的涵义呢？

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们想先讲一讲“民主”这个概念的来历。

现今人们常用的“民主”一词，一般都认为是来自古希腊文δημοκρατία一词(上节我们提到的英文“民主”<democracy>一词，就是从希腊文δημοκρατία一语而来的)。因为在古希腊社会众多的奴隶制城邦国家中，不仅有君主政体、僭主政体(以武力夺取政权而建立的一种个人统治形式)、寡头政体(由贵族中少数人掌握政权的统治形式)和贵族政体(由元老院或贵族会议掌握政权的统治形式)等，还有一种由城邦的全体公民大会或人民大会为最高权力机关的统治形式。这种统治形式以公元前六至四世纪时期的雅典国家最为典型。雅典国家的平民在和贵族的斗争取得胜利之后，先后经过两次重大改革，以定期召开的全体公民大会为国家最高权力机构，公民大会闭会期间，则由十个按地域分成的选区选出的代表组成“五百人议事会”执掌国家政权。这样，在古希腊文字中就出现了由demos和kratos两个字合成的δημοκρατία (democratia) 一词，demos是雅典各选区基层单位的名称，在希腊文中有“人民”和“地区”之意、kratos在希腊文中是“权力”和“统治”的意思，这两个字合起来就是“人民的

权力”或是“由人民直接地或通过分区选出的代表来治理、统治”的意思（参看严家其：《“民主”概念的历史考察》，《哲学研究》1979年第7期）。这也即是我们今天通常所说的“民主”一词的最早由来。

弄清了“民主”一词的来龙去脉，对于“民主”这一概念的下述几种主要涵义也就比较容易了解了。

首先，民主指的是一种国体，即“人民的政权”、“人民的统治”。虽然真正的“人民的政权”、真正的“民主”只能是无产阶级专政或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虽然雅典城邦在公元前六至四世纪实行“民主政治”时的“人民”，实质上不过是占雅典全人口相当少数的奴隶主范围内的“人民”（这点我们在后面还要专门谈到），但从国体的角度看，它作为当时那个时代的“人民的政权”的性质是没有什么疑问的。正因为如此，雅典奴隶制民主极盛时代的著名政治家伯里克利才在一次演说中讲道：“我们的制度之所以被称为民主政治，因为政权是在全体公民手中，而不是在少数人手中。解决私人争执的时候，每个人在法律上都是平等的。让一个人担负公职优先于他人的时候，所考虑的不是某一特殊阶级的成员，而是他们的真正才能……”（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第130页）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论述来看，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所说的“工人革命的第一步就是使无产阶级上升为统治阶级，争得民主”（《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72页），列宁在其著作中所说的“民主就是人民的统治”，“民主是大多数人的统治”（《列宁选集》第3

卷，第64页；《列宁全集》第18卷，第273页）等，也都是讲的这个意思。

其次，民主指的是一种政体，一种至少在形式上是按照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和选举等办法组织起来和运转起来的政权组织形式，即“民主制”。它是同君主制、贵族制、军事制独裁制等具有明显区别的一种政治制度。我们认为，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所说的“民主制是作为类概念的国家制度”（《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280页），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中所说的“民主是一种国家形式，一种国家形态。因此，它同任何国家一样，也是有组织有系统地对人们使用暴力，这是一方面。但另一方面，民主意味着在形式上承认公民一律平等，承认大家都有决定国家制度和管理国家的平等权利。”（《列宁选集》第3卷，第257页）就包含这方面的意思。

第三，“民主”指的是一种平等的社会秩序或社会生活准则。在现实生活中，我们常常会听到“民主作风”、“民主原则”、“民主空气”和“学术民主”、“艺术民主”等等提法，这些提法就是我们这里所讲的这种民主概念的运用。它实际上是从我们前面讲的那两种意义上的民主引伸出来的一种涵义。

一九四一年，刘少奇同志曾经在当时的中共中央华中局党校作过一次题为《民主精神与官僚主义》的著名讲演。刘少奇同志在那篇讲演中说：“民主精神的问题很重要。中国是一个缺少民主传统的国家，一般人民没有经过民主训练，

不懂民主。而我们党内，也有很多党员不了解民主。……我们要以民主精神教育中国群众，甚至在党内也有实行这种教育的必要。”刘少奇同志当时还根据列宁关于“民主意味着平等”的思想，强调指出：“民主精神是什么？就是平等精神。”可见，这种意义上的“民主”，实际上也就是指的人与人之间相互平等和要让人讲话，要实行“群言堂”、反对“一言堂”等等一类意思。其实质是一定阶级的人们用以调整自己的内部关系、巩固自己的内部团结的一种社会秩序或社会生活准则。

谈到这里，有的读者可能会问：把民主的涵义作这样一些层次的区分究竟有什么意义呢？

我们说，明确地区分民主的这几种不同的涵义是很重要的。

因为民主的问题，历来是被资产阶级和机会主义者搞得十分混乱的一个问题，一些青年同志也常常容易在这个问题上受人迷惑。资产阶级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一些机会主义者为了粉饰资本主义社会，掩盖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的专政，总是标榜什么“全民民主”、“纯粹民主”、“超阶级民主”等等，而我们有些同志也常常为资本主义国家的某些表面现象所迷惑，把资本主义看成是一种“真正的”民主乐园。此外，在现实生活中，还有不少同志把民主问题仅仅理解为一种作风问题、方法问题，因而不能从根本上认识加强社会主义民主建设的重大意义。把民主的涵义作了上述一些明确区分以后，我们就会十分清楚地看